

D U S H U W E N C O N G

孙歌

读书文丛

求 错 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16709

读 · 书 · 文 · 丛

求 错 集

孙 歌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C0370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错集/孙歌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8

(读书文丛)

ISBN 7-108-01177-8

I. 求… II. 孙… III. ①学术思想-研究-日本②文学评论-日本③文化-简介-日本 IV. G1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50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182,000 字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册

ISBN 7-108-01177-8/G·236

定价 15.80 元

前面的话

断断续续、曲曲折折地，我在自己的旅途上走着。

在地理位置上，我只走到了邻国日本，然后再走回来——在现今的中国人那里，相对于去欧美来说，去日本只是一种不算出国的出国；事实上，当我日益深入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也的确感到了在庞大的世界格局之中，寻找日本资源的工作是如何地受到这种“近距离”的阻隔。

在精神世界里，我走得也极其有限。回过头来翻检这些年零星星的手稿，我才发现我只是在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思考和阅读，而且从来不曾有过改天换地的抱负，不曾有过大悲大喜的经验，也不曾试图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

翻看这些自己写就的文字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些年来，我只是像一个笨拙而执拗的旅人一样，不停顿地寻找着什么。

也许就因为如此吧，当朋友建议我为这本小册子命名为“旅行者”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尽管最后我接受了另一位朋友的建议，为了避免对于鲁迅《过客》的效颦而为本书确定了另一个名字，但是，这本书仍被我视为这些年来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留下的足迹。

几年以前，在一个年末的冬夜，我偶然在一个饭店门口遇到了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正手执蜡烛唱着圣诞歌。一种对于生命的温暖感觉在我心底升腾起来，而同时我隐约地感觉到，那美丽的歌曲并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那美丽的歌。

我想，那无所归属和无所拥有的寻觅感觉，是旅行者所特有的。

我一次次地追问自己：你在寻找什么？

这本小书里有我寻找的轨迹，却没有我寻找到的结果。在精神世界里，我流浪着，却并不寂寞。当我发现人可以透过表象驱使心灵去体验和思索这个世界本身的时候，归宿已不再重要。而与此同时，在精神世界里，我找到了如许众多的良师益友，他们告诉我，精神世界的道路无穷无尽，你要走的，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条，而不可避免的宿命在于，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没人陪

伴，也没有现成的路标和成规。

我明白，当我面对这一宿命的时候，这没有归宿的旅行就会一直延伸到我生命的尽头。而当我懂得了也接受了这一宿命的时候，我真的成了旅行者。这个世界太大，旅途上看到的风景也并非都那么赏心悦目；然而重要的是，在寻寻觅觅之中，眼中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走下去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在我面前展开的，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天地！

我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像伍尔芙当年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障碍地、自由地去想，而且，“就事物本身想”。

在这本小书里，主要集合了我这几年学术论文之外的部分文字。对于我，它们比我的学术论文更为重要。那是因为，在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无视现成的规矩，锤炼自己“自由的习惯”——只是在无视成规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世界面对面地凝视，才能感觉到心灵面对世界的开放，感觉到思维伸展自己的枝条，接受这个世界的光热和营养。

把自己过去的足迹奉献给读者，或许意味着自身的解脱——为了往前走，我们只能把那些美

丽和不美丽的都搁在身后；而在解脱之前，我还得有所交待，那就是这些文字的来历。

1988年，我第一次造访日本，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中文室丸山升教授麾下做研究；于是便有了这本书里第三部分的一些随感文字。今天看来，这些文字极其幼稚和表面化，正如同那时候的我；但是我仍然选了一部分在此，与其说是为了纪念我与日本结缘的起点，不如说是为了感谢促使我这样做的师长和友人。当时任《文学研究参考》编辑部主任的傅德惠女士，日本实践女子大学的阿部幸夫先生，还有以丸山教授为首的中国3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不仅使得我阴差阳错般地进入了日本异文化，而且使得我在其后的近十年里再也无法回头。这一部分中还有几篇近几年写下的随笔，它们本来是用日文写作并在日本发表的，感谢朋友的催促，怠惰的我得以把它们译出编入这一部分，但愿它们可以算是对当年那些幼稚但真切的“第一印象”的一个延伸。

本书第二组文字是我在那一时期以来的另一个侧面，我希望它们中相对好些的部分可以称得上是批评文字。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作真正的文学批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意。选在

这里，是对自己过去的一个小结，还是对今后的一个设计，我也不十分清楚。

第二次长期访日是在1994年，这一次，我和从前的友人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却疏远了他们所在的日本中国文学界。与此同时，我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他们专攻中国或日本思想史以及其他专业，身处于我所陌生的另一个世界。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也开始了自己在异质空间里艰难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结果之一，便是本书中的第一组文字。这些书评是我以外行的身份对于我所不熟悉的领域乱插嘴的产物，但是这种“乱插嘴”，在我却并不轻松。促使我这样做的，仅仅是一个朴素的愿望：我希望在更广泛也更深入的领域内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知识界，也了解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贡献，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知识处境。

然而在这些经历之后，我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的现实：我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

我不是一个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者，我似乎也不再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我的思考和研究变得无法归类，不仅跨越了学科的限制，甚至也跨越了国界的限制。换言之，我逐渐开始自觉地面对一

个悖论：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我在异文化的语境中寻找的，不再仅仅是“他山之石”，更重要的是，我求索的或许就是“错”本身。

那一切，都是从这本小书所收的文字开始的，都是从我的不规范思考开始的。在我，最初并非有意为之，不料走到了今天，它变成了我的路。

本书中由日文译出的几篇小文有一定的改动，那是为了更适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用中文写作的部分，除掉二、三处技术性错误之外，我只对《第三种文学》一文中有关日本文库本的不准确说明进行了一点必要的订正。除此而外没有进行任何改动。不给孩童的脸上添上胡须，是结集时的道德责任，即使鲁迅先生不教诲，也是该遵守的。

作 者

1997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 1 前面的话
- 1 作为方法的日本
- 15 在异质空间中思索“空间”
- 27 亚洲意味着什么
——~~读《在亚洲思考》~~
- 41 在历史中~~寻找什么~~
——再读~~《在亚洲思考》~~
- 56 普遍性的载体是什么
——三读~~《在亚洲思考》~~
- 73 再生于现在的历史
- 90 论坛的形成
- 106 翻译的思想
- 113 反复读库恩
- 120 读《洗澡》

149	语词，不止是语词
159	期待与期待的落空
174	文学批评的立足点
189	第三种文学？ ——从日本的向田邦子说起
199	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 ——论向田邦子
235	“后现代”：苦果，还是甜枣 ——日本的大众文学
245	日本式洁癖的文化意义
254	谈谈微观研究
264	两秒钟与七年
278	喝酒与做学问
290	与日本青年对话
299	浓雾与火山岩的启示
309	京都奈良行
319	需要女权还是男权 ——日本家庭管窥之一
325	山村留学 ——日本家庭管窥之二
332	山口百惠现象

340	言语共同体（外五篇）
344	“他人”与“其他人”
347	片假名的功用
351	“表日本”与“里日本”
355	谎言的功效
359	在真与假之间
363	邻居老妈妈的自然感情
368	作为象征符号的上海
375	旅行者
382	迷途不知返

作为方法的日本

这是个不合汉语文法的标题，它来源于一本日文著作的书名。《作为方法的中国》^①及其作者沟口雄三^②教授均已在《读书》上露过面，本文采用的这个标题，应该说是对该书及其作者的直接回应。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把沟口该书醒目的书名译得更合中文习惯，比如译为：在中国寻找走向世界之路。

94年9月初，沟口教授邀请我参加大东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科“沟口讲习班”的夏季合宿。大东文化大学是东京一所私立大学，有70年历史，沟口先生去年从东京大学退休后便转到这里执教。这所大学最初是由日本政府创建的，旨在建立一所以传统汉学教育为中心的学校，后来转为

① 此书由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出版。

② 本书日本人名一律用简化汉字，余不作注。

私立，宗旨仍未改变。今天，这所大学的中国文学科在人数上仍保持远胜于其他大学的绝对优势，本科四个年级合起来有学生七百余人。但作为旧汉学的根据地，大东文化大学并非中国学研究的中心，相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术界一代比一代更强硬的否定旧汉学的趋势，使这所大学面临严峻的挑战。有必要说明的是，日本传统汉学并不是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诞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中国学则在本质上区别于日本汉学，是研究中国的学术。沟口雄三教授是当代日本彻底否定旧汉学文化立场的中国学家之一，他进入大东文化大学执教的确是件饶有兴味的事，这不仅意味着在当今日本旧汉学与中国学的对立已超越了表面上对峙的阶段，而且暗示着汉学与中国学正同时面临比它们之间的对立更严重的问题。

沟口先生与20名三年级本科生来到日本中部的长野县合宿。所谓合宿，是喜爱集团行为的日本人经常采用的集中吃住、集体学习的方式，各大学几乎都为此在远离大都市的山青水秀之处设立合宿点，以供假期合宿之用。大东文化大学的长野合宿点刚刚落成不久，是一座优雅的二层小

楼。日本式建筑外观与西洋式落地门窗、和式榻榻米房间与北欧风格的宽敞大厅，这一切如此巧妙地混合在一起，使人不由产生一种东西方文化已然大同的错觉，但定睛细看时，这所建筑却透露着当今日本文化的某种价值取向：餐厅里的桌椅是意大利设计、德国制造的进口产品；管理员工作间窗口摆着的盆花，据说也是从欧洲引进的。如今日元升值，进口产品相对便宜，这固然是大量进口的原因之一，但显然并不是唯一的理由——追求西洋趣味的文化取向就不能用日元升值简单解释。比如这所建筑的名称：大东文化大学セミナーハウス (Seminar House)，就体现着建筑者的文化选择。假如倒退十几二十年，这所建筑很可能被命名为“大东文化大学研修所”，当然，室内陈设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这次造访日本，强烈感觉到用来音译外来语的片假名正以迅猛之势取代曾在日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当用汉字，不言而喻，这并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变化。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与文化评论家竹内好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批评过日本的“优生文化”，指出日本单纯追求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随西方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没有自我确立的意识；在这

一意义上，他推崇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认为中国虽然经济落后，但却以抵抗西方的方式确保了文化上的自我。竹内好当年提出的“回心”与“转向”两种文化模式，至今仍被日本学术界沿用，换言之，竹内好当年面对的文化难题，至今仍然是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随着日本社会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日本学者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这所西洋情调的建筑中，沟口先生指导他的学生们讨论日本社会的近代化问题。这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也是当年困扰着竹内好一代人的问题。通常认为东方的近代化过程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即使是在今天，身处东方最发达的经济大国日本，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仍然能够感受到被迫近代化的文化紧张度。在东方文化被迫调整自身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勿庸讳言，其衡量尺度来自西方）时，这种紧张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围绕着如何近代化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东方独立主义，其根源都在于这种文化紧张，它与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造成

的文化焦虑并不相同。粗略而言，西方现代的文化焦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缺陷的反省，而东方的文化紧张却根源于对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近代以来，一切概念都来自西方，东方在世界史中的位置也是由西方确定的，正如竹内好在40年代批判日本文化“转向”特性时辛辣讥讽的那样：“日本文化总是向外等待新的事物。文化总是从西方来的。”（《何谓近代》）近代以后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造成的紧张感并未简单表现为类似欧洲不同民族、不同语种间的对抗形态，而是表现为更深刻、更复杂的文化选择。就日本而言，明治之后出现了两大基本文化取向，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将其归纳为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和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就基本立场看，前者是基于对儒教文明全面否定的西方化价值观，后者则是基于通过“爱”与“宗教”使东洋结为一体这一理想的东方文化观。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中，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提出的基本命题不断变幻为不同形态，甚至也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加以利用，但作为日本人对待世界、尤其是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它们却具